

虹的谎言

かじのぶたい



我们拼尽所有
编织出

彩虹般绚烂的
梦

骗过了世人
却终究骗不过自己

ちんしゅんしん

[日]陈舜臣

著

黄哲昕

译

虹的谎言

心のふたい

目 陈舜臣 著 黄哲昕 译

ちんしゅんしん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虹的谎言 / (日) 陈舜臣著; 黄哲昕译. -- 天津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9.4
ISBN 978-7-201-14347-7

I. ①虹… II. ①陈… ②黄… III. ①推理小说 - 日
本 - 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302506 号

© 2002 Chin Syunshin Printed in Japan

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 (北京)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2-2018-429

虹的谎言

HONG DE HUANGYAN

[日] 陈舜臣 著 黄哲昕 译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刘 庆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(022) 2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3.com

责任编辑 张素梅
封面设计 易珂林

制版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620 × 889 毫米 1/16
印 张 12
字 数 108 千字
版次印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49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2-23332469)

目
录

逃离与赌局

167

虹之火焰

143

展文遇袭

121

风波再起

097

两个女人

073

印度雄狮

049

夺命山道

027

意外之邀

001



意外之邀

神户海岸大道，东南大楼。

这栋大楼落成于昭和元年（1926年），距今有些年头了。不难想象，刚竣工那阵子，这栋高层建筑在一众低矮瓦房之中是何等的鹤立鸡群。大楼在二战的空袭中幸存了下来，经过战火的洗礼，多了几分庄严肃穆之感。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，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，这栋老旧的六层建筑再也不复当年的气派。

有人就要为它说话了：高楼又如何？历经磨难方成正果！不要再自怨自艾了，挺起腰杆儿，它仍然是最显眼的！这话有些为难这位“老伙计”了，任其把腰杆儿挺直，还是比不过如今的“高小伙子”。有人又为其抱不平：身高都是虚的，咱比的是底蕴！四十个年头的磨砺，哪是那帮花哨的“小年轻”能相提并论的！确实，任新建的大楼如何雕琢装修，和老前辈比起来，仍是少一分味道。

也就是最近，大楼前时常可见端着照相机的人，个个儿打着怀旧的名头道：“多拍几张吧，往后要是拆了，可就再也拍不着了。”眼前的“老伙计”若能听见他们的话，怕是不待被拆，就先被气垮了。

再说说大楼里的情况吧。

大楼一层是东南汽船株式会社的办公场所，这家公司也是整栋大楼的所有者。二楼以上是一水儿的借贷事务所。周边气派的大楼林立，这些事务所却丝毫没有挪窝的意思，几十年了，还挂着原先的老招牌，不过虽说老旧了些，却让人倍感亲切。地下楼层是“休闲·美食一条街”，这里坐落着五花八门的西餐厅、茶室、按摩房、章鱼丸小摊，而其中最打眼的，是一家异国情调的中华料理店，名为“桃源亭”。

下午三点，“桃源亭”中华料理店。

这家料理店做的是上班族的生意，眼下正是闲暇时分。店里两位来客，早已过了饭点儿了，他们自然不是来吃饭的。其中一人是这栋大楼的大房东——东南汽船社长小村道夫，另一人则是公司所属船舶“牙买加丸”的船长泽冈进。

早在数年前，泽冈便不跑船了，而是在公司中担任船务管理的职务，也是从那时起，他拜桃源亭老板陶展文为师学习拳法。泽冈早年就读于高等商船学校时，曾是三段柔道选手。几年前，他听说楼下桃源亭的陶老板是中国拳法达人，便时常前来求教。毕竟是个柔道的练家子，连陶展文也不禁赞叹：泽冈兄真是块练武的材料呀！

陶展文与两人做了简单的寒暄，便语带责备地对泽冈道：“泽冈兄，距上次练习有两个月了吧？半途而废可要不得。”

泽冈自知理亏，尴尬地挠头道：“抱歉，抱歉，最近忙得焦头烂额，就给忘了，再说了，我这把老骨头也经不起折腾了。”

小村社长为泽冈辩解道：“陶掌柜勿怪，都怪我给泽冈老哥安排了个新活儿，把他给忙坏了。”

“哦？新活儿？”陶展文好奇道。

“当然，不是让泽冈船长去跑船，而是大楼里的活儿。我们哥儿俩今天来，就是想与陶掌柜商量这事的。”

陶展文一听便猜出七八分，心中感慨——驰骋海外的船长，竟也沦落到要为一栋老楼收租了，真是英雄迟暮！职业确实不分高低贵贱，但这收租人嘛……确实也与退休无异了。

泽冈比陶展文大五岁。说起来，陶展文也已经过了天命之年，但因长年浸淫拳法，体型匀称不输年轻人。泽冈练了几年拳法，其风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，体力也与五十出头的壮年人相当。因此，他的“退休”着实有些突然。陶展文心里疑惑，但也不欲深究。

话说回来，既然是收租，小村口中的“商量”，必然是涨租了。不对，涨个租而已，有必要小村亲自出马吗？再说，收租怎么反倒忙得焦头烂额？真是咄咄怪事。

陶展文且将心中疑问压下，直接问道：“谈正事儿吧，两位来所为何事？”

“想必陶掌柜也听说了，鄙社在三宫新建的 Sunrise 大厦已正式营业了，鄙人请了泽冈船长到那头去担任经理人。”

陶展文闻之释然，原来是新楼的经理人，那倒不算跌了这位老船长的份儿。神户的航海企业集资在三宫置办产业，这事早已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，东南汽船作为其最大股东，风头更是一时

无两，陶展文怎会不知。

那也说得通了，经理人总管运营前筹建，自然是不得空闲练拳。小村绕了半天，才提起这“商量”：“我们企划在新大楼的底层，建设一个世界美味中心。”

“世界美味中心？愿闻其详。”

“称谓而已，简单来说，便是汇聚各国美食的卖场。法国料理、意大利料理、俄罗斯料理、印度料理……当然，还有你们中华料理。我们想主打中餐与法餐……说到对中餐的造诣，在我们这儿，你陶掌柜认第二，是没人敢认第一呀！所以，鄙人斗胆，想请陶掌柜转战 Sunrise 大厦。”小村说完这席话，不忘与泽冈交换了个眼色。

陶展文有些受宠若惊，苦笑道：“小村社长如此抬爱……真是折煞陶某了。”

2

在拳法流派中，陶展文最不看好“我流”^[1]。一个练武之人，若将我流贯彻到极致，多少都会有些自高期许。要知道，疏于基本功练习可是练武大忌。基本功不扎实，即使招式再百变，也是一击即溃。正如定式之于围棋，草图之于作画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
[1] 我流：一种格斗武术，也称为“我流格斗术”。

有趣的是，在武学上如此稳扎稳打的陶展文，在赖以生计的厨艺上，却是个彻头彻尾的我流。他自打开张起，便秉持着“合胃口便来”的信念，从未刻意去迎合大众口味。陶展文本身也未有过扩张桃源亭的意思，进军 Sunrise 大厦，陶展文心里可没有底。他实话实说道：“就凭陶某这半吊子功夫，怕是难担重任呀！”

小村见陶展文有推辞之意，也急了：“您太谦虚了。”

一旁的泽冈进见老板吃瘪，暗自偷笑，他早料到陶展文会推辞。

陶展文一摆手，固辞道：“不是我谦虚，而是陶某会做的只是一些粗茶淡饭，难登台面，怕砸了您的招牌，还请小村社长另择贤才。”

陶展文态度如此坚决，小村向泽冈使了个眼神。两人先前便商量好了，若无论如何也谈不拢，便退而求其次：“要不，咱这样如何？陶掌柜若无出山之意，鄙人也不好强求，但可否帮忙介绍一个有手腕的厨师？然后，陶掌柜您再在新店上投些钱财，做个幕后股东。有您这块招牌，何愁不叫座。”

话说到这份儿上，陶展文也不好再推辞，脑子里边开始搜寻合适人选：对了，甘练义那厮，最近闲得发慌……

甘练义是陶展文的老相识，掌勺多年，有些手段。先前，甘在东京某家餐厅里掌勺，因与东家叫板被扫地出门。至于原因，听说是东家要削减食材成本，这可事关厨师的职业道德。要知道，食材次了，厨师的招牌就砸了。甘练义看透了这帮利欲熏心的

商人，一时气不过，便不愿找下家了，眼下正是无业游民。

陶展文下定主意，道：“我这儿倒真有一个合适人选。”

泽冈作为直接负责人，还是很上心的，赶忙追问道：“这便再好不过了！敢问这位师傅是否愿意出手相助呢？”

陶展文不敢把话说死：“我不敢打包票，待我去探探他的意思。”

这甘练义与陶展文算是意气相投的好友，甘练义素来仰慕陶展文的为人与技艺，甚至愿来桃源亭打下手。去年，陶展文赴东京办事，两人见了面，甘提及了此事，陶展文断然拒绝道：“我家那小庙可容不下您这尊大佛。再说，我那店可是‘家族企业’，容不得外人。”陶展文这话可不全是托词。桃源亭一共就三名员工，他自己、妻子节子、节子的外甥衣笠健次。一家人其乐融融，共同操持一家小饭店，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理想。如果雇个大厨师，难免会变味儿。这也算是在与自己共事了，只要不出意外，量甘老弟会欣然接受的。对此，陶展文心里有九成把握。

“那就有劳陶掌柜了，我们改日再来拜访。”两个来客道了别便离去了。

桃源亭就这么大点儿地方，外头说话，后厨里听得真真切切。健次探出脑袋笑道：“哎哟，小村社长如今可是热锅上的蚂蚁——急得团团转咯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陶展文好奇道。

“叔父你没听说吗？那栋 Sunrise 大厦的地下层，早先便盘给了一家高级酒店，没想到即将营业了，那酒店竟玩了手突然退

出，你说小村他是不是傻了眼？”

“呵，你小子倒是消息灵通。怪不得，我就说怎么到了这节骨眼儿还在招商。”

“所以说，那老哥儿俩可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求你的。叔父你刚才应该坐地起价，狠赚他们一笔。”

健次的话是不错，这世道谈情面似乎有些幼稚。但陶展文偏偏就是那种讲究人情的顽固老头子。

“那怎么成？朋友有难，能帮便帮，趁火打劫要不得。”

健次只能无奈耸肩道：“叔父，我错了，我闭嘴。”

在一旁洗碗的节子听了叔侄俩的对话，不禁莞尔。老头子的性子，她比谁都了解。

陶展文的宝贝千金羽容还没有毕业，但时常会到店里来搭把手，当然了，工钱是一分也不能少的。即便是自家生意，小姑娘也不愿意提供免费的劳动力。她的说辞更是让陶展文哭笑不得：

“活儿干着，还得承受您二老的唠叨，工钱再不给足，本姑娘图什么？”

羽容剥着砧板上的猪肉，一撇嘴道：“要我说，最不幸的就属那栋新大楼了，落到这帮土财主手里，瞧瞧这名字——Sunrise，谁取的？神经也太大了。”

“Sunrise，‘日升’的意思，哪里有问题了？太阳升起……还真有点儿军国主义的意味。”陶展文按自己的理解说道。

“老爸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也亏你能联想到那上面去。你听说过 Rising Sun 吗？就是那种店的名字，你说可不可笑？”

“哪种店？还请赐教。”陶展文愈发好奇了。

“老爸，你真笨！还能是哪种店，青楼呗！你没看过山崎朋子^[1]的《山打根八号娼馆》吗？哎呀，反正里头的青楼就是类似的名字。给大楼取这样的名字，是不是脑袋进水了呀？”

陶展文一拍大腿：“哦，哦，我记起来了！那本书里头的娼馆，叫‘朝日屋’。”

“不对，我记得是叫‘朝日楼’还是‘旭日楼’，哪个来着？”

陶展文懒得接话了，还是办正事儿要紧，得尽快联系一下远在日本的甘老弟。

3

桃源亭深藏于东南大楼地下层，恰如其名，还真有几分世外桃源的神秘感。生活于其中的陶展文一心安安静静地过日子，却难免被贴上“隐士高人”的标签。但凡是隐士高人，多半思维保守，所以，世界美味中心进展之迅速，令陶展文咋舌不已。

果如陶展文所料，甘练义那头没有一句推辞，欣然接受了。像他这样的精英大厨，正是蒸笼里的热包子——抢手货。他有家有室，赋闲玩乐终非长久之计，眼下也正在为下家发愁呢！陶展文若再拖上几天，他只怕就“名花有主”了。

[1] 山崎朋子：日本纪实文学作家、女性史研究者，《山打根八号娼馆》是其代表作。

主厨定下，接下来便是出资了。这好办，钞票上的问题，大可仰仗好友朱汉文。老朱是安记公司的老总，不差钱。老朱出大头，陶展文跟着出个小头。三下五除二，就到了给新店取名的环节了。

这天，桃源亭打烊后，老朱来找陶展文探讨：“我觉着，名字里该有个‘桃’字，这果子又好吃又喜庆。”

“那不成了我桃源亭的兄弟店了？”

“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！”

“不妥不妥，桃源亭的掌勺是我这种半路出家的门外汉，新店的掌勺可是远近闻名的甘大厨，我桃源亭是无论如何也高攀不上的。”

“不做兄弟，难不成想做父子？容我想想，桃子的老子是……”

“别打诨，‘桃’字不妥，还是换个字吧！”

“这不成，那不妥……那你倒是想个名儿出来呀。”

“取名马虎不得，还是得从长计议。”

“随你，别把美事儿给耽误黄了就成了……你可知这‘Sunrise’大厦的世界美味中心，可是出乎意料的叫座。”

“这不还未开张吗？哪来叫座一说？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中华料理有甘大厨坐镇，这便是镶金的招牌。再者，主办方自家的法餐厅也请来了一位高人出山，是东京伊斯坦酒店的……那谁来着？”

“‘伊斯坦’还能有谁？多半是厨师长田边。”

“哎哟，就是他！这是第二块金字招牌！有这两位高人鼎力相助，这世界美味中心想不上天都难呀。”

“呵，竟然能请得那田边源市出山，小村社长还真有些手段。”

田边源市的大名，在行内可谓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放着风光无限的东京五星级酒店厨师长不做，甘愿来神户这“穷乡僻壤”，还真有些屈尊降贵。若是来坐第一把交椅倒罢了，问题是，这法餐厅是主办方直营，他来做个掌勺，图什么呢？

老朱继续卖弄他的消息：“难以置信吧？我起初也不信，但人员名单就摆在那儿，假不了。对了，印度餐馆也不甘落后，大厨身份虽尚未公开，但瞧餐厅老板那跃跃欲试的样子，多半也不是泛泛之辈，听说那老板本身就是个印度人，先前是卖宝石的。”

“宝石……餐饮？这行跨得有些大了吧？”

“听说是个美食家，有钱闲的。”

“这也太儿戏了，美食家和餐饮业完全是两码事儿。”

“你还能去劝他放弃不成，咱看个热闹就是了。”

两人胡侃了一阵，老朱便告辞了。说起来他自个儿也是个餐饮行业的门外汉。但他入行的热乎劲儿还是可圈可点的，几乎每天都来桃源亭，与陶展文共商新店“大计”。大厦经理人泽冈，也三五不时前来汇报项目进展。说来可笑，他身为项目的负责人，掌握的情报竟然还没有老朱全面。但他知道印度餐厅老板的名字——马尼拉·莱伊。

对于这位大财主的加盟，泽冈也是喜忧参半：“说实话，

莱伊先生的热情劲儿，着实有些令人招架不住。你知道吗？听说他把东京的宝石交易所也搬来咱神户了，还在北野町^[1]购置了一套宅子。瞧那势头是打算临阵指挥。唉，只希望别弄巧成拙才好。”

厨人素有傲骨，尤为反感行外人对自己指手画脚。若半桶水的老板充内行“指点江山”，厨师怕是会怒而罢工。有热情好，泽冈作为经理人，巴不得商户有热情，但凡事总有个度，为了开个餐馆，把根据地都搬到神户来，这是不是有点儿……

陶展文见对方愁云满面，打了个哈哈道：“宝石商嘛，只要把宝石揣口袋里，走哪儿做不了生意？”

“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宝石能随身带，客户总不能跟着跑吧？做这奢侈品的行当，东京不比咱这破乡下好？若说他要舍弃老本行，转战餐饮业，那倒还说得过去，但他显然也不是这么打算的……”

泽冈越说越是担忧，中餐与法餐的进展至今太过顺利，不免让这位半桶水的经理人患得患失起来。他继续道：“就怕这位金主是三分钟热度，现实的问题不考虑，一心只想压过他人风头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陶展文不予置评，只是点点头，但心中颇不以为然，眼前这位半途出家的经理不也是满脑子热乎劲儿，还说别人。

[1] 北野町：神户中央区的路名，位于神户三官站以北约1公里处。

待泽冈闷闷不乐地离去，陶展文这才回头与节子道：“哼，再这样折腾下去，生意没整黄，怕是泽冈先疯了。过犹不及，真理也。”

4

老朱的消息灵通，大老板马尼拉·莱伊在神户北野町购置了一套二手别墅，眼下，其日籍妻子已先丈夫一步赶来神户修整新房。但“顺风耳”老朱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。

这天下午三点，泽冈忧心忡忡地来到桃源亭。两人先商量了一会儿新店名，陶展文才压低声音问道：“发生什么麻烦事儿了？”

泽冈瞪大了眼睛：“哎，您怎么知道？”

“都写脸上了，我猜错了？”

“师傅果然慧眼……”泽冈感佩。

“说什么慧眼，你顶着这张苦脸回家试试，看嫂夫人会不会过问？”

“有那么夸张吗？”泽冈说着，还揉了揉自己的面颊。

陶展文直切正题：“生意出岔子了？”

“也不算岔子，就是挺伤脑筋，还不就是那印度金主的事儿呗！他屋子也买了，店也搬了，协议也准备签了。眼瞅着便要开张营业了，社长却让我收手。”

陶展文一听急了：“收手？项目撤下了？那我们的中餐厅呢？”